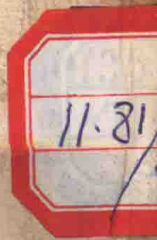


明夷待訪錄

黃梨洲著



1926

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全書一册▼
▲定價三角▼

明夷待訪錄

版權所有

著作者

餘姚黃梨洲

標點者

衡山羅經

校訂者

陶樂勤

發行者

黃濟惠

印刷者

梁溪圖書館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梁溪圖書館

分館
杭州保佑坊

黃梨洲自敘

余嘗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乃觀胡翰所謂「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亂之運。向後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則三代之盛，猶未絕望也。前年壬寅夏，條具爲治大法，未卒數章，遇暴而止。今年自藍水返于故居，整理殘帙，此卷猶未失落于擔頭艙底。兒子某某請完之。冬十月，雨窗削筆，喟然而嘆曰：「昔王冕做周禮著書一卷，自謂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終不得少試以死。冕之書未得見，其可致治與否，固未可知，然亂運未終，亦何能爲大壯之交，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之初日，明而未融，遂祕其言也！癸卯梨洲老人識。

黃梨洲自敘

黃梨洲論學生運動

胡適

去年在晨報的「五四紀念號」裏，我曾說過：

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裏面，政府太卑劣腐敗了，民國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

我們這樣承認學生干政的運動爲「變態的社會裏不得已的事」，當時已有許多人看了搖頭，說我們做大學教授的人不應該這樣鼓勵學生的運動。

但是二百六十年前，有一位中國大學者，他不但認學生干預政治是變態的社會裏不得已的事，他竟老實說這舉動是「三代遺風！」

這位學者就是明末清初的黃梨洲先生。他的明夷待訪錄中學校篇說：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爲是非，而公其是非於學校。是故養士爲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爲養士而設也。

這就是說，學校不僅是爲造畢業生而設的，理想的學校應該是造成天下公是公非的所在。黃梨洲的理想國家裏沒有國會一類的制度，但他要使學校執行國會的職務，所以他說：

東漢太學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宋諸生伏闕鉅鼓，請起李綱。三代遺風，惟此猶爲相近。使當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爲非是，將見盜賊奸邪懾心於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乃

論者目之爲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黨人，編營陳歐，正坐破壞學校所致，而反咎學校之人乎？

可見他不但不認這種學生專政的事爲「衰世之事」，他簡直說「三代遺風，惟此猶爲相近！」

他又說：

太學祭酒（卽今之國立太學校長）推擇當世大儒，其重與宰相等……每朔日，天子臨幸太學，宰相六卿諫議皆從之。祭酒南面講學，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無諱。

這是黃梨洲理想的國立大學，他真是一個烏託邦的理想家！他如何能料到他著書之後二百五十八年的某月朔日，「宰相六卿」都「巡狩」於天津去打一萬元一底的麻雀牌呢！

黃梨洲不但希望國立大學要干預政治，他還希望一切學校都要做成糾彈政治的機關。國立的學校要行使國會的職權，郡縣立的學校要行使郡縣議會的職權。他說：

郡縣朔望大會一邑之縉紳士子。學官講學。郡縣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師弟子各疑義相質難。其以簿書期會不至者，罰之。郡縣官政事缺失，小則糾繩，大則鳴鼓號於衆。

這不是行使郡縣議會的職權嗎？

黃梨洲極力反對官府任命校長教員的制度，他主張校長教員都由公議推舉。他又主張學生應該有權驅逐一切卑污腐敗的校長與教員。他說：

郡縣學官毋得出自選除。郡縣公議，請名儒主之。

其人稍有干於請議，則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爲吾師也！

以上略述黃梨洲關於學生運動的意見。我並不是想借黃梨洲來替現在的學生吐氣。我的意思只是因為黃梨洲少年時自己也曾做過一番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他著書的時候已是近六十歲的人了，他不但不懺悔他少年時代的學生運動，他反正正經經的說這種運動是『三代遺風』，是保國的上策，是謀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這樣一個人的這番議論，在我們今日這樣的時代，難道沒有供我們紀念的價值嗎？

黃梨洲的政治思想

羅經

一 導言

明末，那些理學家正把「明心見性」說得天花亂墜，李自成張獻忠已經磨快了刀，斬麻割草般把成千成萬的人民殺了，崇禎皇帝也因為流寇的圍困，在梅山上縊死了；關外的滿洲人也收容了降將，輕輕地入主中原了。這個重大的刺激，在那時代的學術界便產生「主重實體，排斥理論」的思潮，黃梨洲的政治思想，是和那時的時代潮流相適應的。

他的原君原臣，即以孟子「民貴君輕」和晏子「不死君難」爲張本。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晏子說：「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嫗，誰敢任之？」這個君臣之道，古人已言

直到黃梨洲才發揚光大。他的置相奄官二篇，蓋感當時魏闈的專橫誤國，致有明哲如毅宗的君主，終不能免國家論亡的慘劇。其他田制財政學校等篇，要無一非因時救弊的法。此便是梨洲所謂『治天下者亦視其勢也』。

治天下原沒有一定的良法美意，惟能救民之苦，厚民之生的，即可稱爲良法。梨洲因爲君主視人民土地爲自己囊中的私物，爲一家的私產。人民直接間接所受的痛苦，不可勝計。推本求原，以爲一切亂源都因人主不明爲君之職分所致。所以他的政治思想，希望爲人君者，明乎爲人君的職分，曉得以天下爲主，替天下人民做些有利益的事情。

一一 黃梨洲略傳

黃梨洲名宗義，字太沖，浙江餘姚人。明萬曆三十七年生，清康熙三十四年死，年八十六歲。他飽經亡國的慘狀，所以他少年時，狠做了一番轟轟烈烈

的事。他的父親尊素因爲彈劾魏忠賢，死在牢獄裏。梨洲此時才十九歲，他便拿了長錐到京師去報仇。可是他未到之先，毅宗已早把忠賢正法了。後來清兵入關，他糾合志士，以抗清兵，終以力弱潰敗；於是奉母歸里，從事著述。

梨洲和陽明同鄉，並且他是劉蕺山的弟子，所以他的學說亦宗陽明，而以慎獨爲入德之要。蓋慎獨卽所以明致良知之功，故他所著明儒學案，力舉陽明「良知」之論，亦可見其淵源所自。不過他着意在致用，政不喜空談，而歸於實踐，讀他明夷待訪錄，便可知。他的著述很多，最著的有易學象數論、歷代甲子考、二程學案、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南雷文定、南雷文集、明夷待訪錄、留書、破邪論等。

明夷待訪錄，爲梨洲晚年的作品。他自比箕子，著此以待後世賢君的採擇，所以自序說：

大壯之交，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之初日，明而未融，遂祕其言也。

亦可見其苦心矣！

三 黃梨之所謂君臣

自從孔子把君臣定爲五倫之一，後來儒者如韓非、董仲舒之徒，均有極端的尊君之說。至韓愈原道篇便說：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其民者也；民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

其推文王之意以作美里操則曰：

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於是唐宋以來，遂宗爲天經地義，牢不可破，把君看作至尊無上神聖不

可親犯的東西。後之爲人君的，得以擅作威福，使人民陷於水火，敢怒而不敢言。

殊不知孔子還有「君君」和「君不君」的話在後面，後來儒者却忘掉了。要知孔子之所謂「君君」，便是說做君的，須要懂得做君的道理。便是黃梨洲所說的：

「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

孔子之所謂「君不君」，便是說做君的不知道做君的道理。便是黃梨洲所說的：

「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

這便是孟子所謂「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梨洲他生在數千年無敢非君的專制時代，公然也談起非君主的論調來了。這是何等的見識！何等的膽量！我以為我們十年前能夠推倒數千年來的君主制度，能建設現在的共和政體，雖說是受了西方民族主義的影響，然而根本的教訓，未始非先生打破君臣主義的指導。胡適之說先生的學生運動，可以值得我們紀念的價值，我說先生革命運動，便值得我們紀念的！

現在我且說梨洲打破君臣主義是怎樣的。他原臣篇辨父子君臣的不同說：

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爲身。故孝子雖異身，而能日近其氣，久之無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後，日遠日疎，久之而氣不相似矣。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爲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師友也。夫然謂之

臣，其名屢變。夫父子固不可變者也。

可見他以爲父子是『以同形相蛻』的，先有父而後有子。說『父子有恩，』這還有點關係；至於君臣之名，是從天下而有的。換句話說：假是沒有人民，便沒有君臣，是君臣同建設於人民之上。所以說：『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爲路人。』（這個責是指爲臣的。）假設我有天下之責，便應以天下爲事；君有天下之責，君亦應以天下爲事。則是爲臣的非做君之臣，不過與君同辦天下之事而已。同爲天下做事，只有正副之分，那有尊卑之可言。如不以天下爲事，則是僕妾也。僕妾者，事於一人，而非以天下爲事也。故曰：『不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師友也。』

他既打破君臣主義，所以他心目中的君主，並不是天無二日，尊無二上的。